宁波日报
NINGBO DAILY
B1-B4
四明周刊

文学的审美是多元的

——雷默访谈

李德南

问：首先祝贺你获得第四届茅盾新人奖，很高兴能一起谈谈写作的话题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？你倾向于选择哪篇作品作为个人写作的起点？我指的是，你的哪篇作品意味着个人写作的真正的开端。

答：有意识的创作始于2005年，那时候，我已经工作，在一个小县城的电视台，整个县城除了工作上的同伙，没有一个熟人，房子是租来的，除了上班就是回出租屋休息，出租屋在一个老小区，一个楼梯上去有三户人家，我租的是楼梯拐角的夹缝间，照理那应该是堵墙，可是开了一道门，推门进去，里面都是旧家具，还有一台十四寸的彩色电视机，那台电视机有一天我看着看着，冒了股烟，再也开不起来了。这之后，我常常跑到街上的网吧去上网，那个年代BBS（网络论坛）盛行，我在好多网站流窜，像左岸会馆、天涯、新小说论坛等等，在虚拟的世界里找到了一群朋友，于是也开始写小说。那时候，左岸上有一大批后来变成很活跃的作家，徐则臣、王棵、李浩他们是小说版的版主，我第一个像样点的小说就发表在网上，当时《小说选刊》的副主编还夸了我一顿，深受鼓舞，于是一坚持写了十多年。

问：童年生活对你的写作有深远影响吗？我注意到，你的短篇小说《告密》（《收获》2016年第3期）和《你好，妈妈》（《江南》2018年第2期）等作品，都涉及对童年生活的回望和反思。

答：我相信童年对每个写作的人都有影响，文学作品中的童年是具有启蒙精神的，它也最接近于文学表达，而我最早接触到的小说，比如《恶童日记》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等等，对我后来的写作产生了一定影响。只是写到后来，得去考虑什么样的叙事是中国式的，对童年的回望和追述其实有对生命个体和历史纵深的反思，当下和过去，现实和历史，是一脉相承且彼此印证的。

问：《告密》从儿童视角看成人世界，尤其是特定阶段的政治、历史与文化，所蕴含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。比如里面写到“我”跟父亲聊天时的隔阂。“我”觉得跟父辈聊天是很困难的，因为在聊到一个人的时候，大人们总会去追问这个人的父辈是谁，他们家原来的情形怎么样。那是一个重血统、重阶级出身的年代。书写这样的细节，跟你的个人记忆有关吗？还是主要是想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反思？

答：这个小说源于我和父亲的一次聊天，聊到了一个家族的过去和现在，脾性和血统，我突然被过去的某段历史由中并深深地着迷。后来这个小说写出来后，就面目全非了，我是一个散漫被动、目标经常发生偏移的人，经常被一些有意思的，或者说更接近于文学本质的东西给带着走。这个小说写得很顺利，出奇的快，写完后，我就发给了走走，小说在他们那里看了一轮，这期间，我也反复在看，总觉得哪里好像出了点问题，后来他们给了意见，其中王雅军的意见很中肯，他说结尾之前的几段视角出现了问题，不是一个小雷默在讲述，而是一个大雷默。我豁然开朗，后来儿童视角一直贯穿了整个文本，里面的人物都是虚构的，国光是我童年记忆的缩影，在他身上集合了我很多小伙伴的影子。儿童视角有一点什么好处，就是能触及历史的深处，而且简单和天真在很多时候是有效的，如果换成成人视角，不见得能很好地转换。

问：读《告密》，“我”和国光是两个给我印象深刻的人物。可以说国光曾经是一个坏孩子，比如他曾经当着“我”的面，跟别的同学放肆地大笑，以此来嘲弄“我”的孤立无援。这种“儿童世界的政治”，可能是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的。我记得史铁生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都反复写到类似的经历。对于孩子而言，这是恐怖的记忆。但《告密》中“我”和国光从结怨到和解，这个结果才是我所期望看到的。我觉得你既试图写特定时期或人性中或隐或显的恶，但又不忽视细小的善，还有星火般的希望。这比一味地写人性的恶或写恐怖的记忆要强。

答：我现在时常在思考，文学作品中那些纯良美好的人物太少，可能不是写作者不愿意写，而是能力和情怀的问题，我们接触到的日常，大部分是无法让人愉悦的，塑造一个让人感动且具备信服力的人其实是很难的。自现代主义的小说出现以来，我们的这种传统正在流失，比如浪漫情怀，比如具备了飞扬气质的书写，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底层，苦难，和对现实无距离的紧贴，我们被训练得整齐划一，只会一个动作，这其实对文学审美的形态是一种破坏，健康的审美必须是多元的，就像一个森林，必须有

雷默部分小说

乔木、有灌木，有草本植物。

问：《告密》《大樟树下烹鲤鱼》，还有《风景如画》《深蓝》等，都可以说是“以小见大”的作品——开口很小，往里走，却渐渐阔大，甚至有无法言喻的深厚意味。在《风景如画》中，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，但是通过“我”试图隐瞒自己吸烟的事实，把“我”与母亲、与浩明等等的关系给写活了。《风景如画》是一篇略带黑色幽默的作品。“以小见大”是你在小说创作中有意追求达到的效果吗？

答：我已经听好几个人这么形容过我的小说，其实我没有刻意追求这种效果，小说的容量本来就应该超过故事要表达的范畴。我现在的工作就是编小说，在小说与故事之间，我常跟人说，小说如果是讲故事的，除了故事，还有什么是很重要的？文学作品的弹性和张力在哪里？这其实是衡量一个作品好坏的一方面，如果故事把小说包满了，就太实了，意味也就死了。我好多小说其实写了前有一个想法，其体怎么写是没有定数的，我喜欢走进小说人物的内心，遵循人物的内心往下走，那样的写作顺利起来还好，不顺利时会很折磨人，来来回回地反复折腾，其实也在折磨自己的内心。每个具备了一定能力的小说作者都希望能找到最贴切、最准确的可能性，所以，写小说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拷问自己的心灵。

问：我个人很喜欢《深蓝》这一篇，里面的王武同样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。小说里写到他对“精神生活”的重视，比如在船上带着色情杂志，这对“精神生活”有轻微的反讽，小说后面还写到他偷偷地带了几子的遗像上船，这又让他的“精神生活”有了庄重之意。先是反讽，继而庄重，既真实，又有很好的美学效果。王武竭尽全力地救失足落水的“我”，并最终意外身亡，这个场景的安排也很好，可以说是小说最有力量的部分。你为什么会想到写《深蓝》这篇小说？

答：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个小说，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用来修改，改完以后的小说和最初的那个版本肯定差别很大，总体更贴近于我的审美。这个小说看完以后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只写了冰山一角，这正是我想表达的，剩下的都自己去猜吧。当时怎么想到写这个小说的，我忘了，记得有一回，看到一个远洋渔轮杀人案，挺恐怖的，当时也没觉得这是可以写小说的，当下笔的时候，它突然就自己跑出来了。我其实对那种深蓝的颜色很迷恋，这是一种忧郁的色彩，小说也想把这种气息营造出来。王武带着自己儿子的遗像出海，他当然知道犯忌，可还是出海了，这就是生活。他见不得人落水，除了那条抑郁的狗，当然也有别的原因，这里面我总觉得三言两语好像一时说不完。

问：你重视写作的风格化吗？如果重视的话，在小说写作上，你个人追求什么样的风格？

答：作家有自己的风格是好事，容易辨认，但你去看，最后都归结于小说语言，语言背后连接着作家对世界的思考和表达的方式，关乎个人学识、修养、视野、深度等等。其实现在很多写作的人风格是不明显的，但我相信他们都会有这方面追求。我个人倾向于简约且精准，师傅是卡佛，他同时也是很多人的师傅，当然，我也想把他更中国化一些。

问：你的小说《祖母复活》《大樟树下烹鲤鱼》正在改编为电影。受现代技术等因素的影响，今天我们正经历着文明历程的全球转向，按照尼尔·波兹曼的说法，这是从印刷文明转向视听文明，电影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。小说和电影，都可以说是以叙事为主体的，在电影变得如此重要的前提下，你觉得小说作为一种叙事的艺术，该如何彰显自己的特色？或者说，小说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？

答：写小说的人如果觉得小说没存在的必要，那为什么还写呢？小说是母体，依托小说，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，如果一个电影没有原著，直接写成剧本，比如伊朗电影《一次别离》，你看完了，对它的评价还是：太好了，太像一个小说了！我个人觉得，两者的评判标准还是一致的，都可以调动人的感官，潜移默化浸润人的心灵。好的电影和好的小说都是向内的，都在可能性的问题上给出了独特的答案。电影是一幕幕的，需要几个生长的点，有的小说是不需要的，它完全可以是情绪的游走，小说可以在细腻程度上超越电影。说到底，两者都有自己的长短，可以并存。

问：如何看待你这一代人的写作？跟你们的前辈作家和后辈作家相比，你觉得你们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？

答：我还真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普遍不如余华、苏童这一代作家，不是放在同一个时空来比较，而是他们在20多岁、30多岁的时候，写出了哪些作品，他们的作品过去了那么多年，现在拿出来看还是熠熠生辉。我总觉得那个时代最精英的一群人都去做了作家，而到我们这一代，这个社会最精英的人去做了别的职业。毫无疑问，我们所处的时代选择太多，有很多人本来可能会成为很好的作家，但命运安排他们去干了别的事。总体来说，70后、80后这一代作家还是挺努力的，他们也不少处于上升的通道中，至于能写出什么样的成果，需要看造化。

问：接下来有哪些写作计划？

答：近期完成了一个长篇，是海洋题材，写了很多年，今年上半年狠狠心，完成了初稿，接下去准备修改一下，可能明年会发表或者出版。

■“茅盾新人奖”得主雷默、紫金陈专题

9月上旬，“第四届茅盾新人奖”颁奖典礼在浙江桐乡举行，分享这项荣誉的20位中国作家中有两位来自宁波：俞云灿（雷默）获“第四届茅盾新人奖”，陈徐（紫金陈）获“第四届茅盾新人奖·网络文学奖”。

这些年，宁波文坛可谓硕果累累，人才辈出。多位作家荣获“鲁迅文学奖”“五个一工程奖”“汪曾祺文学奖”“郁达夫小说奖”“於梨华青年文学奖”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等奖项。而在“人民文学新人奖”“浙江省文学之星”等荣誉榜上，也不乏宁波人的身影。他们的作品或被翻译成多国文字，或由文字转化成影像，掀起国人的追剧热潮。

“茅盾新人奖”的奖励对象为年龄在45岁以下的青年作家，其实雷默和紫金陈已在文坛耕作多年，说“新人”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走向全国文坛的宁波新星，正在闪烁，正在上升。

同样在键盘上“行走”，雷默与紫金陈跑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赛道。前者深耕传统文学，擅长用一种传奇性的手法书写世之常道、人之常情，通过荒诞的细节呈现普通事件背后隐藏的真实，以朴拙的语言表达丰沛的情绪和力量；后者潜心网络文学，善于将推理与社会、犯罪与人情有机融合在一起，作品贯注着深沉的法理观念与深厚的人文情怀，由其推理系列改编的影视剧均成为现象级作品。

期待宁波有更多的“新人”，闪耀在文学的星空。

雷默，本名俞云灿，1979年10月生于浙江诸暨，现居宁波，浙江省作协主席团成员，宁波市作协副主席。主要从事中短篇小说写作，在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花城》《江南》《作家》《当代》《钟山》等刊发表小说100余万字，作品多次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等转载并入选年选，部分小说被译成英、俄、日文。出版有《黑暗来临》《气味》《追火车的人》《大樟树下烹鲤鱼》等作品集，曾获得浙江省“青年文学之星”称号、《作家》金短篇小说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年度奖、郁达夫小说奖、茅盾新人奖等。

紫金陈，本名陈徐，1986年12月出生于象山县石浦镇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任宁波不多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。

2004年考入浙江大学水资源与海洋工程专业。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。著有《无证之罪》《坏小孩》《长夜难明》《低智商犯罪》等十多部小说。去年，根据紫金陈小说《坏小孩》《长夜难明》改编的悬疑剧《隐秘的角落》《沉默的真相》在网络爆火，紫金陈成功“出圈”，进入大众视野。2021年釜山国际电影节·第三届“亚洲内容大奖”中，《沉默的真相》获得“最佳流媒体原创剧集”。

个人荣誉：第四届茅盾新人奖·网络文学奖获得者、浙江省“新荷计划”人才、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“五个一批”人才、浙江省2021年“万人计划”青年拔尖人才、第四届於梨华青年文学奖获得者、宁波市宣传文化系统“六个一批”人才。

新星已然升起，曦光闪烁……

夜幕降下来，海浪的声音好像比白天大了。

我坐在码头的灯塔旁，灯塔还没亮起来，往前不远是入海口，漆黑一片，白天的时候，海水是黄的，现在是黑的。

再过两天，我就要出海了，目的地在秘鲁附近，得横跨整个太平洋。船长让我们多各些日用品，说路途遥远得超出你想象。我并没有什么概念，王武抱着二十多条香烟进船舱的时候，我还天真地问他：“这么多香烟是打算开小卖部吗？”

王武一脸不屑地说：“自己还不够抽，开什么小卖部！”

香烟是三五牌，宽版的那种，香烟店平日里都偷偷摸摸地卖，据说贩卖这种香烟涉嫌违税，工商局时不时地派人来查，但还是屡禁不绝。在这一片地方，抽这种烟的人很多，因为够劲道。我也想去买几条，王武一边往床铺上码香烟，一边得意地说：“扫了一天货，整条街都断货了。”

我看着自己床铺上孤零零一箱方便面，觉得实在太寒碜了。我说，船上带着渔网，吃的不用发愁，我竟然相信什么都不用准备了。王武轻描淡写地说，新手都这样。

他当年第一趟出远海还带了一条狗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狗不可能活着回来，王武不以为然。出海后，那条狗天天蹲在甲板上，望着大海发呆，结果半个月后，它纵身一跃，跳入大海去了。

我笑了起来，“狗会自杀？我不信！”

“人会，狗为什么不会？”

“那你们没救它吗？”我顿时对那条狗产生了兴趣。

“救了，当时甩了一个救生圈下去，风浪太大，谁也不会为一条狗冒险，虽然我一直很宝贝它。”王武抹了抹嘴巴，谈天的兴致一下子上来了，“这狗东西跳到海里，被浪一打，就慌了，拼命地用爪子扒拉船舷，一到垂死挣扎的时候，不管人还是狗，看着都心酸，我们抛给它救生圈，它也知道是在救它，死死地抱住，我们像钓鱼一样把它从大海里拖了上来。”

“后来呢？狗有活着回来吗？”

“没有，这狗东西在船上颤抖了好几天，后来又变回了老样子，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有一天在甲板上发呆，又跳海自杀了，没办法，得抑郁症了。”

我以为这条狗最后还是葬身大海了，没想到王武又补充道，“这次救上来以后，船长就敲打了我，说船上养一条发疯的狗可不行，万一把谁咬伤了，到哪里打疫苗去？我就狠狠心把它宰了，烧了一大锅狗肉汤，那是出海后吃得最欢的一次。每天都是海鲜，其实跟吃青菜萝卜一个味儿，谁都想换换口味。”

我听了有些不适，但还是故作平静地说：“我有个原则，有灵性的动物不吃，除了狗，还包括蛇和龟。”

王武笑了笑：“怎么？怕遭报应？”

我本来想说，有点敬畏之心有什么不好的？突然觉得这话傻兮兮的，有点羞于启齿。我反过来问王武：“你难道没有原则吗？生活上，其他方面？”

国家频频出台的反腐举措高栋自然是心里明了，但他盘算更多的还是自己的位子和升迁。

此刻，S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栋坐在椅子上，左手夹着烟，右手举起一封举报信的复印件，反复阅读着上面短短的半页文字。

没过多久，办公室吴主任敲门进来，高栋迫不及待地起身询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吴主任递上一个文件袋，说：“举报信上没有检出指纹和其他指向性物质，看来举报人警惕性很高。如果要查其身份，除非安排刑警直接去找快递公司，毕竟是寄到公安厅的文件，想必收件的快递小哥会留心寄件人。”

高栋站在原地凝神思索几秒，重新坐下，把烟头掐灭，打开文件袋。里面一共有两份材料，一份是用透明塑料袋包裹起来的举报信原件，另一份是几页的物证鉴定报告。

高栋看了几眼鉴定报告，问：“这封信上写的内容，物鉴中心的人也看到了吧？”

“找的是自己人，我全程在旁边看着出结果。”

“自己人也要小心哟……”高栋轻叹一声。

“毕竟只是做技术的，和里面牵涉到的事不相关。高厅，您看要不要安排刑警去查寄件人？”

“不用了，”高栋把举报信原件放入抽屉，把鉴定文件投入了碎纸机，按下开关表达他的态度，“不管信上说的是真假，我们首先要保护举报人，不能让举报人误以为我们想查他。既然举报人暂时不愿透露身份，我也尊重他的个人选择。”

“那您的意思？”

“信上举报周卫东，为什么举报人要把信寄给我，而不是寄给纪委？当然，他在信上说他还没有实质证据，这是其一。我想第二点是，他知道我跟周卫东有矛盾，这也不算什么秘密。我是刑警出身，他是政工那条线的人，在我到省厅前，我们的工作经历从来没有交集，我到省厅这三年，他仗着资历老，又是常务副厅长，很多地方针对我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”

吴主任说：“可您执掌刑侦，又是副厅长里面最年轻的。”

高栋闭了会儿眼，淡淡地说：“再过一年半载，咱们厅长不是高升就是去政府部门，到时候厅长人选，如果上面没有特别安排，按常里的内部推荐，基本上就是周卫东了。你知道我和他的关系，如果他当上厅长，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”

吴主任眼睛一亮，寻思道：“举报人明白您和周卫东的关系，所以把信寄给您，他知道你敢动他！”

高栋笑了：“你猜周卫东是什么时候开始跟我过不去的？我来省厅前管刑总，调任副厅后，刑总里还能说得上话。一次刑总队长找我，说他们破了起案子，一个叫周荣的商人找他们，自称是周卫东的侄子，想劫人。案子已经定性，放人是不可能的，他希望把罪名弄得轻点。我一看卷子，原来是富二代轮奸未成年女孩，我直接让刑总往最重的办。这事以后，周卫东对我态度就变了。当然，后来我也调查过他，可他为人处世滴水不漏，看起来真是一身清白。”

吴主任点点头，周卫东素来有一些传闻，但如果真有证据，这几年的中央巡视组早把他给抓了。

高栋继续说：“可这次的举报信不同，举报人说周荣就是周卫东的白手套，据说周荣黑白通吃，手里还沾着命案。三江市公安局管刑侦的副局长卢正平年前失踪，迄今查无线索，举报人说卢正平是因为